

結二十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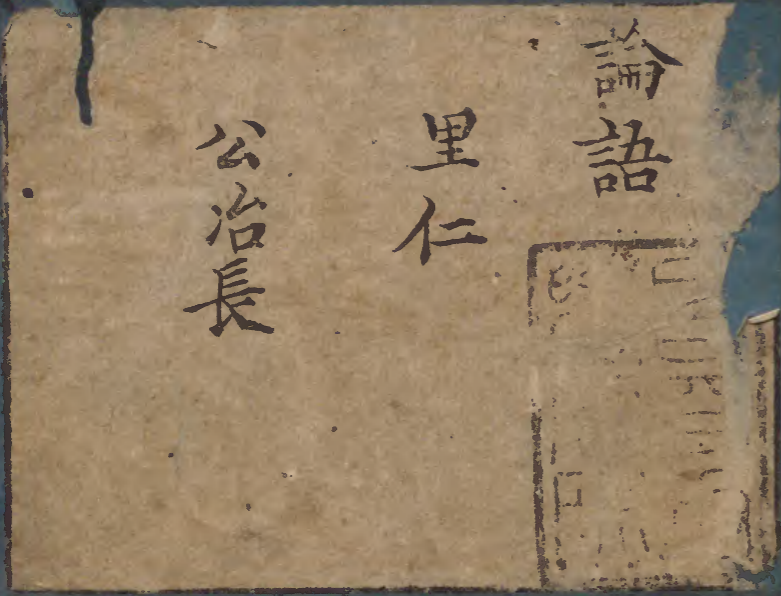
論語

里仁

公治長

四書直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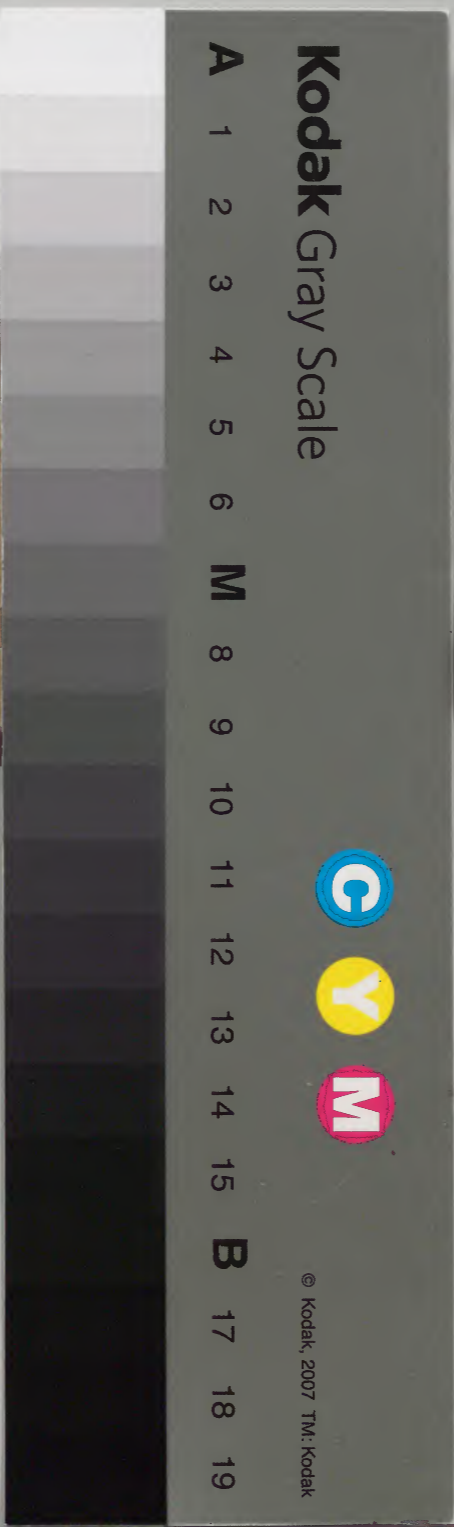
卷五



漢書門				
八	五	五	五	類
二	六	五	五	類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漢	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65
冊數	20( 5)
函號	277 · 55

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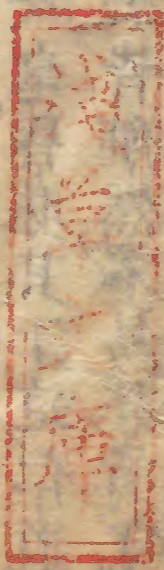


論語經筵直解卷之五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二十五家爲一里仁是仁厚的風俗擇是揀擇處是居處孔子說人之居處其有關係不可不擇若使一里之中人都習於仁厚在家庭則父子相親兄弟相愛在隣舍則出入相依患難相恤沒有殘忍浮薄的人此乃俗之至美者也這等的去處不但相觀而善可以養德亦且各守其業可以保家但有見識的人必然擇居于此若卜居者不能揀擇仁厚之里而居處之則不知美惡不辨是非其心昏昧而不明甚矣豈得謂之智乎夫擇居不於仁尚謂之不智况夫存不仁之心行不仁之事則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又豈非不智之尤乎此聖人立言之意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約是窮困樂是安樂安是自然合理利是貪得的意思孔子說仁之在人乃本心之天德人能全此德而後中心有主不為外物所搖若那不仁之人私欲錮蔽失其本心中既無主則外物得以移之使處貧賤困窮之時起初或能強制久之則愁苦無聊凡苟且邪僻之事無不為已豈可以長處樂乎以久處約乎使處富貴安逸之地暫時猶能矯飾久之則意得志滿凡驕淫奢縱之事無不為已豈可以長處樂乎惟仁者之人純乎天理無一毫私欲其于這仁道不待勉強而心與之相安處約處樂皆相忘而不自知也所以說仁者安仁知者之人中有定見無一毫昏昧其于這仁道深知篤好而求必欲得之處樂處約皆確然不易其所守

也所以說知者利仁仁知之分量雖殊而其能全乎仁則一此所以久約而不濫久樂而不淫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惟字解做獨字仁者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私意的人好是喜好惡是憎惡孔子說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也人惟心有私繫是以好惡鮮有當於理者獨是那仁人其心至公而無私故有所好也必其人之賢而可好者而後好之好當於理而無私這纔是能好人所好也必其人之不肖而可惡者而後惡之惡當於理而無私這纔是能惡人夫好人惡人惟仁者能之可見人當以仁為務克去己私而後可至於人君之好惡其於進退用舍關係匪細尤不可不先純其心於仁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字解做誠字志是心所專向的意思孔子說人性本善而所為有不善者皆不仁之念累之也若其心能專向於仁而欲以克去已私復還天理則一時察識雖未能精踐履雖未能熟亦可保其必無為惡之事矣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心既專於天理又豈有縱欲滅理之為乎孔子勉人為仁之意如此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道是道理當然處是居處去是避去孔子說人之所遇有順有逆然取舍之間貴於審擇且如富與貴這兩件是人所願欲誰不要得而處之然有義存焉不可苟得若是理上應得的雖處之亦無不可設施無功而受祿無德而居位不應得富貴而偶得之這便是無故之獲有道者所

深憂君子見利思義決然辭之而不處也其能審富貴如此此貧與賤這兩件是人人所厭惡誰不要避而去之然有命存焉不可苟免若是理上該得的其順受固不待言就是學成而人不見知行修而人不我用不應得貧賤而偶得之道也是適然之數於身心上無損君子樂天知命決然處之而不丟也其能安貧賤如此審富貴則可以處樂而不淫安貧賤則可以處約而不濫非修德體仁之君子其孰能之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孔子說審富貴安貧賤不徇欲惡之情而惟要之於理這是仁之道而君子之所以為君子異乎人者以其有此實也若於富貴則貪之於貧賤則厭之但徇欲惡之私情則舍去此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以成其名叫做君子仁之



不可去也如此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終食之間是一頓飯的時候違是違背造次是急遽苟且  
 之時顛沛是傾覆流離之際是字解作此字指仁而言孔  
 子說去仁不可以為君子所以君子之為仁不但處富貴  
 貧賤而不去也自至靜之中以至應物之處自一時之近  
 以至終身之遠其心常在於仁未嘗有一頓飯的時候敢  
 背而去之雖造次之時急遽苟且當那等忙迫他的心也  
 只在這仁上雖顛沛之際傾覆流離遭那等患難他的心  
 也只在這仁上夫當造次顛沛而其心猶在於仁則無一  
 時而不仁矣所以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夫君子存養  
 之功其密如此由是以處富貴貧賤又豈有不得其道者  
 哉此君子之所以成其名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  
 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

尚字解做加字孔子說天下之道有二只是仁與不仁而  
 已仁之當好與不仁之當惡誰不知之然我看如今的人  
 都未見有好仁者與那惡不仁者何以言之蓋我所謂好  
 仁者非尋常喜好而已必是真知仁之可好而好之極其  
 篤凡天下可好之物無一毫可以加之者這纔是真能好  
 仁的人我所謂惡不仁者非泛然憎惡而已必其為仁也  
 惟恐不仁之為害而惡之極其深務要私欲盡絕不使一  
 毫不仁之事加在他身上這纔是真能惡不仁的人此皆  
 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然為仁在我欲之即至有志  
 於仁者不可知所以用力哉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



未之見也

孔子說好仁惡不仁是成德之事固難得而見之然仁本各具於人惟人不肯用力故視之爲難取若有人焉當蔽痼之餘興悔悟之念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凡仁之所在務精以察之而決以守之凡不仁之所在務精以察之而決以去之這等勇猛精進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自可馴致於成德之地固未見有力量不足做不將去的然人之氣稟不同或者也有那昏弱之甚力不足以副其心者但人必求仁而後能與不能者可見當今之人都是因循怠惰不肯求仁的人則謂用力而力有不足者果何從而見之哉孔子此言所以責人之自棄者詞愈婉而意愈明矣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過是差失黨是類孔子說凡人心術之邪正難知而行事

之差失易見世之觀人者但知以無過爲仁豈知有過亦可以觀仁乎蓋人有君子有小人君子的人存心寬厚就有過失只在那厚的一邊必不苛刻小人的入立心奸險他的過失只在那薄的一邊必不寬恕其黨類各自不同如此人惟律之以正而不察其心固皆謂之過而已若觀入者因其過而察之則過於厚的必是忠愛的君子而其爲人可知矣若過於薄的便是殘忍的小人而其爲不仁又何疑哉此可見取人者固不可以無過而苛求亦不可以有過而輕棄也是道也在人君尤所當知蓋人材識有短長氣質有純駁自非上聖太賢孰能無過顧其立心何如耳小人回互隱伏有過却會彌縫君子磊落光明有過不肯遮飾故小人常以欺詐而見容君子或以真率而得罪是不可不察也且如漢之汲黯面折武帝是他狂戇之



過然其心本是愛君矯詔發粟是他專擅之過然其心本是愛民仁者之過大槩如此人君若以此體察羣臣優容小過則人人得盡其用而天下無棄才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聞是聞知道是事物當然之理孔子說道原于天而賦于人人生下來便有日用常行的道理如爲子便要孝爲臣便要忠一毫虧欠不得若不曾知得這道理明白便是枉過了一生雖死猶有所憾若是平日間着意去講求竭力去體認一旦豁然貫通無所疑惑則凡性分之所固有與夫職分之所當爲事事完全無少虧欠就是晚上沒了其心亦安而可以無遺恨矣孔子此言蓋甚言道之不可不聞欲人知所以用力也然人不學不知道欲聞道者不可不以務學爲急哉

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士是爲學之人道是事物當然之理卽學之所求者也惡衣是粗惡的衣服惡食是粗惡的飲食議是議論孔子說人之爲學有志於斯道者必是識見高明見得自己性分爲重外物爲輕凡富貴貧賤都動他不得而後於道爲有得也若夫士而爲學其志將以求道也却乃愧耻其衣服飲食之不美則是羞貧賤慕富貴其識趣之卑陋甚矣與之論道必不能知其味而信之何足與議哉大抵衣服飲食不過奉身之具於性分原無加損故大舜在貧賤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其爲天子被袵衣鼓瑟若固有之而禹之菲飲食惡衣服非徒以示儉蓋亦以口腹身體之欲不足留意於此耳孔子之所謂志於道者豈專爲爲士者警哉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是必行的意思莫是必不行的意思義是事之宜比字  
解做從字孔子說天下之事都有至當不易的道理但當  
隨事順應不可先有意必之私且如有一件事來心裏主  
于必行這便是適適則凡事之不可行的都看做可行了  
其弊必至于輕率而妄為心裏主於必不行這便是莫莫  
則凡事之可行的都看做不可行了其弊必至于拘滯而  
不通這兩件都是私心必然害事君子之人其處心公而  
虛其見理明而悉故于天下之事未嘗主于必行而失之  
適也未嘗主于必不行而失之莫只看于道理如何若道  
理上當行的便行無所顧忌道理上不可行的便不行不  
敢輕易是非可否一惟義之是從而無容心于其間此君  
子之所以汎應曲當而無有敗事也然必平時講究得精

明而後臨事乃能審處有一日萬幾之責者可不慎哉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是思念德是固有之善土是居處之所安者刑是刑法  
惠是貨利孔子說君子小人為不同而其所思念者亦  
異君子之所思念者在于固有之善立心則欲其無私行  
事則欲其合理惟恐悖德而為不肖之人若夫小人則不  
知德之可行也而所思念者在于土凡居之所安適處即  
依依于此戀而不捨蓋惟知適已自便雖違德義而不恤  
矣君子之所思念者在于朝廷之法循理而不敢放肆奉  
上而不敢違越惟恐犯法而為有罪之人若夫小人則不  
知法之可畏也而所思念者在于惠凡利之可歆羨者即  
營營于此求必得之蓋惟知貪得無厭雖觸刑法而不顧  
矣夫君子小人之所懷不同如此觀入者但看其意思何



如便可以知其爲人之實矣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是依做孔子說人能好義則事皆公平而人亦悅服若其處心制行只依着利的那邊物之有利者必欲得于已事之有利者必欲專于已這叫做放利而行夫利既在已害必歸入則不惟受其害者有所不堪而不受害者亦有所不平也豈不多取怨于人乎夫放利而行本欲爲身謀爲家計也至于多怨又豈保身全家之道哉故君子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禮是尊卑上下的禮節讓是遜讓卽禮之實處何有是不難的意思如禮何譬如說沒奈何言禮不爲之用也孔子說人君爲國不可專倚着法制禁令必須以禮讓爲先

蓋禮以別尊卑辨上下固有許多儀文節自然都是恭敬謙遜的真心生發出來如君臣有朝廷之禮然上不驕下不僭名分自然相安這就是君臣間的禮讓父子有家庭之禮然父慈子孝情意自然相洽這就是父子間的禮讓是讓乃行禮之實也若是爲人君的能以禮讓爲國或脩之威儀言動之間以示之標準或嚴于名器等威之辨以防其僭踰凡所行的禮都出於恭敬謙遜之實則禮教既足以訓俗誠意又足以感人那百官萬姓每自然都安分循理相率而歸于禮讓紀綱可正而風俗可淳其于治國何難之有若不能以禮讓爲國都只在外面粉飾沒有恭敬謙遜的真心則出之無本行之無實雖有許多儀文節目都不是制禮的初意雖欲用禮亦無如之何矣禮且不可行而欲其治國豈不難哉此可見爲國以禮行禮以讓



先王化民成俗之道莫要于此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患是憂患位是爵位所以立是所以居位之具可知是所以見知之實孔子說天下之事有在於人者不必憂有係於己者所當憂也如爵位之不得人常憂之君子則以人不我用其責在人於我無預何憂之有惟所以立乎其位者乃吾職分之所當為也苟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澤民而吾之職分有虧即倖而居位亦不免尸位之誚矣故必以為憂焉名譽之不著人常憂之君子則以人不我知其失在人於我無預何憂之有惟可以見知之實及吾性分所固有也苟知未至於高明行未至於光大而吾之性分有虧即倖而得各亦不免名勝之耻矣故必以為求焉夫患所以立非修此以觀得其位求為可知非務此以求知

於人蓋君子為己之學如此也不然有為而為則亦小人儒耳奚足貴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是曾子的名貫是通唯是應之速曾子曰日三省其身其於斯道之用固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矣但於體用一原的去處尚未能確然有見故孔子呼其名而告之說參乎汝亦知吾道乎蓋天下事有萬變物有萬殊其實總是一箇道理若在事物上逐一去講求則頭緒多而用力難非根本切要之學也我于天下的事物只是一箇道理貫通將去隨他千變萬化都能應之而不窮處之而各當譬如川水一般雖千條萬派只是一箇泉源流行出來譬如樹木一般雖千枝萬葉只是一箇根本生發出來散之則甚薄而操之則甚約這便是我的道理曾子一聞孔子之



言豁然有悟就答應說唯蓋其工夫至到識見高明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應之如此此聖人傳授心法惟曾子獨得其宗也

子曰問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問人是孔子弟子實心自盡叫做忠推己之心以及人叫做恕孔子一貫之旨惟曾子為能默契其餘一人都不能知故孔子既出問人私問於曾子說夫子所謂一以貫之者其說謂何曾子答說夫子之道無他只是忠恕而已矣蓋一人的心就是千萬人的心我心裏要盡的去處就是人心所欲得的去處若真實自盡念念都出于忠便能推以及人事事都出于恕可見千萬人的心只是這一箇心便都通得所謂一以貫之者其意不過如此豈復有他說哉夫一以貫萬是聖人傳心的要訣忠以行恕是學者下

手的工夫其地位不同而其易簡切近則未嘗有二若曾子者可謂善發聖人之蘊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字解做曉字義是天理之所宜利是人心之所欲孔子說天下之道二義與利而已而君子小人實於此辨焉君子循天理有好義之心又有精義之學故其立身行己只在義上見得分明義當進則進不然則退義當受則受不受則辭雖有時不避形迹而涉於為利者亦不過委曲以成其義耳是君子之心惟知有義而義之外皆非所知矣小人徇人欲有懷利之心又有謀利之巧故其立身行己只在利上見得分明有利則趨無利則避利於己則為利於人則否雖有時假託形迹似乎為義者亦不過借此以圖其利耳是小人之心惟知有利而利之外皆非所知矣



夫君子小人所喻不同如此然喻義則君子固自成其君子而天下之事亦因以濟喻利則小人固終陷于小人而天下之事亦因以壞修己用人者可不慎擇而深辨之哉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賢是有德的人齊是齊一不賢是無德的人省是省察孔子說人之自修者砥礪之功固當盡于已觀感之益亦有資乎人如見箇有德的賢人心必羨之然不可徒羨之又必自家思想說善本吾性事在人爲他有這等賢德我何爲獨不能必勉強奮發定要與他一般纔罷這是見賢思齊焉如見箇無德不賢的人心必惡之然不可徒惡之又必自家省察說爲惡甚易自知甚難他幹的這等樣事莫不我身上也有一或有之必當速改以復於善纔罷這是不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夫見賢思齊則日進於高明見不賢

內省則不流于污下此君子之所以成其德也然是道也通乎上下者也人君若能以古之聖哲自期而務踵其芳規以古之狂愚爲鑒而毋蹈其覆轍則爲聖君不難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是微違是違拂勞是勞苦孔子說人子之事父母固以承順爲孝然遇着父母有過失也當諫諍但有箇進諫的道理不可直言面諍以傷父母之心必須和顏悅色下氣柔聲微微的諫他或待其閒暇而諭之以理或乘其喜悅而動之以情務使父母樂從而後已若見父母的志意未肯聽從必當愈加敬謹不可因父母不從就發露于聲色而有違拂之意就是父母嗔怪或加以怒責勞苦之事亦當從容順受不可因父母折挫遂懷怨恨之心唯積誠以感動之委曲而開導之久之則父母亦必幡然悔悟而改



圖矣所謂幾諫者如此昔大舜父頑母嚚常欲殺舜舜祇  
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夫以瞽瞍之惡而大舜  
猶能以孝感之况未至為瞽瞍者乎然則孔子所謂幾諫  
惟大舜能之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方是方向孔子說父母愛子無所不至為人子者必能體  
父母之心而後可也若是有父母在堂不可出外遠遊蓋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若出外則定省  
曠而音問疎不但已之思親亦恐親之念已不忘也所以  
不可遠遊若或不得已而出遊亦必告父母以一定的方  
向如往東則不更從西行往南則不更從北行使父母知  
我定在某處可以無憂若有呼喚便可應期即至而無失  
也夫人子事親一出遊而不敢輕易如此又豈可縱肆逸

樂不惜其身以貽父母之憂乎所以古之孝子不登高不  
臨深出必告反必面無非欲安父母之心而已為人子者  
不可不知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年是年歲孔子說父母的年歲為人子者須常記念在心  
不可以不知也蓋壽數之長短皆係于天而不可必今父  
母壽考康寧使人子得以承歡于膝下這是難得之事豈  
不可喜然父母年紀衰邁來自無多安能保其長存這又  
有不測之憂豈不可懼若知道這一件可喜又有這一件  
可懼時常記念在心則愛日之誠自不能已而所以奉事  
之者不敢有一毫之不盡矣所以說父母之年不可不知  
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出是發言逮字解做及字孔子說人之言行須要相顧如  
今人說得行不得的甚多若古之學者沉靜簡默不肯輕  
易出言這是爲何蓋其學務爲已志在躬行言忠便要盡  
忠言孝便要盡孝句句言語都有下落心裏纔安若只是  
信口說了都不能躬行這便是行不及言而爲誇誕無實  
之人矣古之人深以爲耻而不肯爲此其所以慎于言而  
不輕出也古之人惟其尚行故篤實之風行今之人只是  
空言故浮華之習勝學術既異而世道人心亦迥然不同  
孔子之言蓋傷之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是收斂不放肆的意思鮮是少孔子說凡人立身行已  
但是心裏放肆則其所行必有過差若能收斂省約件件  
都守着規矩豈有差失如在身心上省約不爲逸樂非禮

之事便不至于喪志而敗德如在用度上省約不爲奢侈  
無益之費便不至于傷財而害民過失斷然少矣這約之  
一字最宜詳玩蓋人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  
就規矩故成湯制事制心只是一箇懋敬大甲敗度敗禮  
只是一箇縱欲聖哲狂愚之判寔係于此可不慎哉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訥是遲鈍的意思敏是急速的意思孔子說放言甚易力  
行甚難故言常失之有餘行常失之不足惟是成德之君  
子一心只要做篤實的工夫其于言語則務欲其訥非惟  
不當言的不敢言就是當言的亦必謹慎收斂訥訥然却  
似遲鈍的一般不敢信口便說以取失言之悔也于行事  
則務欲其敏除是有所不知則已若知道當行的事便奮  
發勇往急急然惟恐失了一般不敢少有怠緩以致廢時



而失事也欲訥于言則言必能顧行欲敏于行則行必能顧言豈非慥慥篤實之君子乎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孤是獨立鄰是鄰舍孔子說德乃人心之所固有亦人情之所同好人而無德則人皆賤惡固有獨立而無與者若是有德的人則豈有孤立之理乎必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見其德者固愈加親近聞其風者亦翕然信從就似居處之有鄰家一般有不招而自來者矣故人君修德于上則萬姓歸心四夷向化而天下為一家不然則衆叛親離不免于孤立而已可不慎哉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子游是孔子弟子言偃字子游數是煩數辱是羞辱疏是疏遠子游說人臣以匡救為忠朋友以切磋為義固皆理

之當然然于言語之際也要見幾且如君有過而諫諍使其聽焉固可以盡吾心矣若不肯聽便當去苟或不識進退而專務戇直至于煩數而無已則君必厭聞不以為忠而反以為謗未免加之以斥辱矣事君者可不戒哉朋友有過而相規使其聽焉固可以盡吾心矣若不肯聽便當正苟或不度可否而徒好盡言至于煩數而不止則彼必厭聽不以為德而反以為怨必將日至于疎遠矣交友者可不戒哉然子游之說特為進言者發耳若夫為君為友者又當思毒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優容褒獎以來樂告之誠虛心受善以求切磋之益庶德日進而過日寡與聖賢同歸矣若一有厭惡之心而加以以疎辱之罪則在彼固以言為諱而不肯再言他人亦以彼為戒而無復直言上下隔絕彼此蒙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聽



言者又可不戒哉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縲音雷  
音泄

公冶長是孔子弟子女嫁與人為妻叫做妻縲是黑索縲是拘攣犯罪的人以黑索拘繫之於獄中叫做縲紲子是所生的女古人男女皆謂之子門人記孔子曾說人倫莫重於婚姻匹配莫先於擇德吾門弟子若公冶長者可以女配之而為妻也他平日素有德行雖曾為事向繫於獄中乃是被人連累而非其自致之罪既非其罪則固無害其為賢矣於是以前所生之女而為之妻焉此可見聖人之於婚嫁不論門族而惟其人不可拘形迹而惟其行非獨謹於婚姻亦可謂明於知人者矣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是孔子弟子南宮縚字子容廢是棄而不用戮是殺戮門人又記孔子曾說吾門有南容者嘗三復白圭之詩平日素能謹言慎行是箇有德的君子若遇着國家有道君子進用之時他有這等抱負必然人人薦舉他使之得位而行道必不至于廢棄而不用也遇着國家無道小人得志之日他既言語謹慎不至取怨于人亦可以全身而遠害必不陷于刑戮之禍也處治處亂無所不宜則其賢可知矣於是以其兄之女配之而為妻焉前章以已女妻公冶長此章以兄女妻南容皆擇賢而配聖人致謹于婚配之禮如此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是孔子弟子宓不齊字子賤斯字解做此字上一箇



斯字是說此人下一箇斯字是說此德門人記孔子曾說人之爲學都要學做君子然君子之德未易成也吾門若宓子賤者他的學力已造到成德的地位君子哉其若人乎然子賤所以能爲君子雖是他自家向上有志進修亦由我魯國多君子人才衆盛故得以尊師取友而成其德耳若使魯沒有許多君子則雖要尊師而無師之可尊雖要取友而無友之可取斯人也亦不免孤陋寡聞而已將何所取以成此德乎此可見自修之功固不可廢而師友之益又不可無也然師友之益不但學者爲然古之聖帝明主屈己下賢虛心訪道尊崇師保而資其啓沃慎擇左右而責之箴規無非欲嚴憚切磋養成君德而已古語說師臣者帝賓臣者王然則人君欲成其德者當以好學親賢爲急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賜是子貢的名器是器皿瑚璉是宗廟中盛黍稷的器以玉爲之夏時叫做瑚商時叫做璉子貢平日好比方人物因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爲問說道賜也學於夫子亦嘗有志於進修但造詣之淺深自家不能知道夫子試說賜之爲人何如孔子答說人之爲學以致用爲貴如世間器皿以適用爲宜汝能告往知來料事多中既達於政事又長於言語是箇有用的成材就如器之適用一般汝其已成之器乎子貢又問說器有貴賤之不同夫子以賜爲器不知是何等樣器孔子答說器中有瑚璉者陳之於宗廟而飾之以玉最是貴重而華美的以汝之才試之於用必然事功可就文來可觀而足以爲邦家之光豈非器中之瑚璉矣乎然則子貢雖未能知君子之不器其亦



器之貴者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是孔子弟子冉雍仁是有德佞是口才春秋之時人皆以口才便利為尚而冉雍為人重厚簡默與時俗不同故或人謂孔子說夫子之弟子有冉雍者論其為人可謂仁而有德者矣但惜其素性簡默無有口才而不能為佞也或人之言非惟不知仁亦不知冉雍者矣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禦字解做當字譬如說抵當人一般給是取辨屢是多的意思憎是惡孔子答或人說汝以冉雍為不佞是必以佞為賢矣自我言之人之立身行已亦何用于佞乎蓋佞人所以應答塘音抵人者只是以口舌便利取辨一時那甜音言巧語高談濶論外面雖似有才其中都沒有真實的

誤

意思被人看破却是箇邪佞的小人不足以取重而徒多為人所憎惡耳亦何益之有哉今汝以雍為仁我固不知他仁與不仁但說他不佞正是好處要那口才何用乎然則汝之所惜者正吾之所取也由孔子之言觀之可見學者當用力於仁而不可不深戒夫佞矣然佞人不止可憎為害甚大蓋其言足以變亂黑白顛倒是非或逞其私智以紛更舊章或巧為纒言以中傷善類人君若不知而誤聽之未有不敗壞國家者故太舜疾纒說之殛行孔子惡利口之覆邦皆所以垂戒於萬世也用入者可不以遠佞人為急務哉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雕開是孔子弟子姓漆雕名開仕是出仕做官斯指此理說信是知之真的意思說是喜悅門人記孔子使其弟



子漆雕開者出仕而為政必是知其才足以用世矣漆雕  
開對說人之為學須是於這道理實得於心知得十分透  
徹深信不疑然後出而居其位行其志纔能事事停當今  
我於這道理尚未能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是自己  
心裏還有信不過處正該力學以充之豈可便出而治人  
乎觀開此言足徵他所見者大所期者遠其一念求道之  
心必欲至於精微之極而不以小成自安故孔子聞而喜  
悅蓋深嘉其篤志於學而將來成就有不可量也求之於  
古如伊尹樂道畎畝便自任以天下之重傳說身居版築  
便一出為王者之師這正是他信得過處所以能成輔相  
之業夏禹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周文武克知灼見於三  
宅之心這正是的知人之可信而後用之所以能收得入  
之功可見出仕者固不可不自審其所長而用人者尤不

可不深考其所蘊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  
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是木筏代音由是子路的名材與裁字同是量度的意思  
昔春秋之時上無賢君不能信用孔子故孔子有感而嘆  
說吾之周流四方本欲得位行道以致君而澤民今人不  
見知世不我用吾道已不行於天下矣雖居在中國亦何  
為乎不如乘着木筏浮於海中可以絕人而逃世吾門弟  
子中求其所以從我遠去者其惟仲由歟蓋仲由勇於為  
義是箇臨難不避的人故孔子許其從已然這說話也只  
是孔子自傷其不遇而假設之詞非真有浮海之意也子  
路聞之以為夫子不許他人而獨許已遂信以為實然心  
中喜悅蓋過于信師而闡於事理者矣故孔子教之說凡



人懦弱者多憚於涉險由也不以浮海爲懼而以得從爲喜這等好勇豈不勝過於我乎然海豈可居之處吾豈入海之人不過傷時之意云爾而由也遽以爲信然是徒知勇往直行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宜矣由也可不思所以進於是哉孔子教子路之言如此此可見聖人雖有傷時之意而終無忘世之心但當時之君不能用其言而行其道耳以孔子之聖而不能用此春秋之所以終於亂也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孟武伯是魯大夫仲孫蕪仁是本心之全德孟武伯問于孔子說夫子之門人如子路者果能全其心德而爲仁人矣乎孔子以仁道至大不可輕許故荅他說仁具於各人之心難以必其有無仲由之仁與未仁我所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千乘之國是諸侯大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的賦是兵古者軍馬都出於田賦中故叫作賦孟武伯以知弟子者莫若師子路之仁夫子豈有不知的故又以爲問孔子荅說由也好勇而果斷便是千乘的大國若用他管理那兵賦的重事必能訓練倡率不但使軍旅強盛而有勇抑且使親上死長而知方其才之可見者如此若其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



大家若用他作邑長必能修政於其邑而使人民無不安  
用他作家臣必能修職於其家而使庶務無不舉其才之  
可見者如此若其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  
仁也

赤是孔子弟子公西赤束帶是着禮服而束帶於其上賓  
客是四方來聘的使臣孟武伯又問夫子之門人若公西  
赤者何如抑能全其心德而為仁人矣乎孔子答說赤也  
知禮若使他束帶立於朝廷之上應對那四方來聘的賓  
客必能通兩國之情達賓主之意而不至於失禮其才之  
可見者如此若其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也蓋仁之  
為言必純乎天理而無一私之雜始終惟一而無一息之  
間纔叫做仁其心之純與不純有非行事所可見他人所

能識者故夫子於三子皆許其才而未信其仁蓋以發於  
外者易見而蘊於心者難知也有志於求仁者當省察於  
吾心獨知之能而後可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愈字解做勝字昔孔子因子貢好比較他人的短長而或  
闇於自知故問之說你與顏回同遊吾門你自家說比他  
所學孰為勝乎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子貢對說人之資質有高下悟道有深淺賜也何敢指望  
到得顏回蓋回也是生知之亞資稟既高工夫又到其手  
天下的義理聽得一件就曉得十件從頭徹尾無不默識  
心通蓋聞一以知十者也賜也學而知之資稟既庸工夫  
又淺其於天下的義理聽得一件只曉得兩件比類思索



因此識彼不過聞一以知二而已即此觀之回勝于賜遠矣賜也何敢望回乎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與是許孔子因子貢之言遂激勵引進之說道汝自謂不知顏回此言非虛汝委的不及他但人莫難於自知而亦莫難於自屈今汝自以為弗如則是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矣未能自知則必不安於所已知能自屈則必益勉其所未至今日之不知安知他日之終不知乎我誠取汝這弗如之說也其後子貢終聞性與天道不止於聞一知二而已豈非夫子激勵造就之歟然這弗如之一念不但是學者上進的機括若使為人君者能以古之帝王為法而自視以為不如必欲仰慕思齊而後已則其進于聖帝明王也不難矣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

宰予是孔子弟子姓宰名予晝寢是當晝而睡朽木是腐壞的木植雕是刻牆壁上蓋着泥粉叫做朽誅是責何誅是說不足怪責昔孔門設教只是要人好學蓋能好學則志氣精明工夫勤密然後可以入道宰予學于孔子之門一日當晝而寢這便是昏昧怠惰不肯好學的人故孔子責之說凡水之堅者然後可雕若朽腐之木雖欲雕刻成文必然壞爛豈可得而雕乎凡牆之固者然後可朽若糞土之牆雖欲飾以泥粉必然剝落豈可得而朽乎譬如人必有志向學然後可教今予之昏惰如此就似那朽腐之木糞土之牆一般雖欲教之而無受教之地矣然則我之於予又何用於貴備乎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也夫宰



予以一晝寢之失而孔子責之嚴切如此可見人當以勤  
勵不息自強以怠惰荒寧為戒故禹惜寸陰成湯昧爽丕  
顯文王日昃不遑息孔子發憤忘食此皆生知之聖人其  
勤如是况味及聖人者乎學者不可不深省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  
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宰予平日每自言其能學今乃當晝而寢志氣昏惰則行  
不及言甚矣故孔子又警之說聽言甚易知人甚難我始  
初與人相處只道會說的便會行故聽人之言就信其行  
而不復疑其素履之何如如今看來凡人能言者多躬行  
者少若聞言便信未免為人所欺故自今以往聽人之言  
必觀其行而不敢遽信其言行之相顧也夫既聽其言又  
觀其行則雖善為詞說者無所用其欺而可免於輕信之

失矣然我所以能改此失者只為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我  
起初曾信其行而今自始覺其非故以此為戒而改我之  
失耳孔子此言所以深警宰予使之惕然而悔悟也夫師  
弟子之間朝夕相與其為人賢否易見而孔子猶謂以言  
取人失之宰予蓋人之難知如此况人君之於臣下尊卑  
之分懸殊接見之時甚少欲盡知其心術之微得其行事  
之實豈不難哉蓋敷奏必以言而明試必以功此即聽言  
觀行之法用人者所當加意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根子曰根也慾焉得剛  
剛是堅強不屈的意思申根是孔子弟子姓申名根慾是  
貪欲孔子說凡人立身于天地間須是有剛強之德乃為  
可貴然我看如今的人都未見有剛強者孔子之所謂剛  
不但血氣強勇而已是說人得天地之正氣而又有理



義以養成之其中磊落光明深沉果毅凡富貴貧賤禍  
 福死生件件都動他不得然後能剖決大疑而無所眩惑  
 擔當大事而不可屈撓此乃大丈夫之所能而非人之所  
 易及者故孔子嘆其難見耳或人不知其義止見申棖血  
 氣強勇就以爲剛乃對孔子說夫子之問人如申棖者其  
 爲人豈不剛乎孔子答說凡剛強的人必不屈于物欲根  
 也多欲不能以理義爲主則凡世間可欲之事皆足以動  
 其心其心一動則意見必爲之眩惑志氣必爲之屈撓矣  
 焉得謂之剛乎觀孔子此言可見有欲則無剛惟剛則能  
 制欲凡學爲聖賢者不可以不勉也然先儒有言君德以  
 剛爲主蓋人君若無剛德則見聲色必喜聞諛佞必悅雖  
 知其爲小人或姑息而不能去雖知其爲弊政或因循而  
 不能革至于優游不斷威福下移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欲

求致治豈可得哉然則寡欲養氣之功在人君當知所務  
 矣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  
 非爾所及也

子貢自言其志於夫子說道天下之人皆同此心大凡非  
 禮之事我心固所不欲度量他人的心也是不欲的若以  
 己所不欲者而加之于人是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者之所  
 爲也賜則視人猶己視己猶人凡我不欲人加于我之事  
 我亦不以此而加之於人夫觀子貢此言固是他志量高  
 處然此乃仁者之事子貢之學尚未能到此地位夫子恐  
 其自許太過而行不逮言也故呼其名而抑之說道最難  
 克者己私未易全者仁德如汝所言凡己之所不欲者即  
 不以加之於人則是視天下爲一人而略無形骸之間以



萬物爲一體而溥其兼利之仁這非是心德純全而已私克盡者不能汝之所學豈能遽及於此乎所以說非爾所及也然孔子此言不是言難以阻人之進蓋欲子貢知其難而加勉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是德之見乎外者指威儀文詞說性是人所受于天之理天道是天理自然之本體子貢說凡人學力有淺深故其聞道有難易吾夫子平日凡動作威儀都有法度言詞議論都有條理這是德之著見乎外的所謂文章也夫子固常以教人無所隱秘故不待深造者而後聞之凡淺學之士從遊門牆者皆可得而聞也若夫仁義禮智稟于有生之初的叫作性元亨利貞運于於穆之中的叫做天

道夫子亦嘗言之矣但道理極其微妙言語難以形容若不是學力既深可與上達的人決不輕告故不但淺學之士不得而聞雖久于門牆者亦不可得而聞也蓋子貢晚年進德乃始得聞性與天道故嘆之如此然聖門教人循序漸進于此亦可見矣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這是門人記子路之勇于爲善說道人固貴于聞善然聞而不行與不聞同行而不力與不行同惟子路之爲人有兼人之才負剛果之氣每聞一善言必即時行之而後已若或未之能行則此心惕然不寧惟恐復有所聞而前所聞者或壅滯而不得行焉曰唯恐有聞者非不欲後聞之至也乃其惟日不足之心欲急行其所已聞而預待其所未聞耳觀未行而唯恐有聞則既行而唯恐不聞可知矣



子路之勇于體道如此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是衛國的大夫姓孔名圉謚文子敏是聰敏下問是問于在下的人古時生有爵位者沒必有謚人有賢否則其謚有美惡孔圉得謚爲文是箇美謚子貢疑其爲人不足以當之乃問於孔子說衛大夫孔文子者不知何以得謚爲文也孔子答說凡人資性明敏的便恃着他的聰明不肯向學孔圉雖有明敏之資他却不敢自是凡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一一講習討論而無有厭心其勤學如此爵位尊顯的便看得自己過高耻於下問孔圉雖居大夫之位他却不敢自是凡事有未知的一一訪問於人雖下僚之卑小民之賤也虛已問之而不以爲耻其好問如此

蓋謚法中有云勤學好問曰文今孔圉之行正與之相合此其所以得謚爲文也然勤學好問不但是卿大夫之美行雖古帝王之盛節亦不外此蓋人君有聰明睿智之資尤易于自用居崇高富貴之位尤難于自謙然不學則義理無由而明不問則聞見無由而廣故虞舜好問好察所以爲聖高宗遜志典學所以爲賢真萬世人君所當法也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是鄭大夫公孫僑字子產恭是謙遜敬是謹恪惠是恩惠義是裁制經畫事事都有條理的意思昔孔子嘗稱說鄭大夫子產之爲人有君子之道四件何以見之彼恭以持己君子之道也子產之行己也則有善不矜有勞不伐推賢讓能退然恭遜以自居是有君子之道一也敬以



事君君子之道也子產之事上也則內修國政外睦諸侯  
小心盡職始終敬謹而無怠是有君子之道二也仁以育  
民君子之道也子產之養民也則利必爲之興害必爲之  
去件件都替百姓留心而有厚下之深恩是有君子之道  
三也義以正民君子之道也子產之使民也則辨上下之  
等均彼此之利事事都有箇限制而無姑息之弊政是有  
君子之道四也子產備這四美于上下人已之間是以能  
尊主庇民而鄭國賴之豈非春秋之賢大夫歟然鄭以區  
區小國能用子產故雖介于晉楚二強國之間而竟能杜  
其侵陵之患若今君以天下之大任用得人則其長治久  
安之效又當何如哉此用人者所當加意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是齊大夫姓晏名嬰字平仲善與人交是說能盡

交友之道孔子說朋友五倫之一人所必有者也但交友  
者多善交者少惟晏平仲則善與人交而能得其道焉何  
也人之交发起初皆知相敬至于既久則習狎而怠忽矣  
怠忽則生嫌隙嫌隙既生交必不能全矣平仲之與人交  
也始固相敬至于久而亦然不以其習狎而生怠忽之心  
故交好之義始終無替此平仲之所以爲善與人交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臧文仲是魯大夫姓臧名辰謚爲文仲素以智名者也居  
是藏蔡是太龜用以爲卜者以其獲之於蔡地遂名爲蔡  
節是柱頭斗拱藻是水草梲是梁上短柱孔子說人都以  
臧文仲爲智然明智之人必然見理不惑試舉他一事言  
之且魯之有太龜雖所以爲占卜之用然不過以決疑示  
兆而已非能司其禍福之柄也文仲乃爲屋室以居之又



將那柱頭斗拱上都刻爲山形梁上的短柱都畫上水草  
真若大龜居處於其中而能降福於人者斯不亦大惑矣  
乎蓋人有人之理神有神之理人之理所當盡而神之理  
則幽昧而不可知惟盡其所當務而不取必於其所難知  
斯可謂智矣今文仲不務民義而諂竇鬼神如此則是不  
達幽明之理而惑於禍福之說其心之不明亦甚矣何如  
謂之智乎夫文仲之智人皆稱之夫子獨據實而斷其不  
然這正是衆好之必察焉者所以爲人物之權衡也觀人  
者宜取以爲法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  
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  
焉得仁

令尹是楚國執政的官子文是楚人仕是進用已是罷官

愠是怒意子張問於孔子說楚國之令尹有子文者曾三  
次進用而爲令尹人都羨他尊榮他却無喜悅之色及至  
三次罷官人人都替他稱屈他也無愠怒之色其喜怒不  
形如此他既罷了令尹又把舊日所行的政事一一告與  
新任的令尹略無猜嫌妬忌之心其物我無間如此這等  
爲人夫子以爲何如孔子答說凡人患得患失妬賢嫉能  
者都是只顧自己不爲國家此乃不忠者之所爲也子文  
這等行事是不貪戀朝廷的名爵只要幹濟國家的政事  
是箇實心爲國的人可以爲忠矣子張又問說制行如此  
人所難能亦可謂之仁人矣乎孔子答說仁在于心不在  
于事子文之行雖忠然未知他心裏如何若有一毫修名  
爲人之意便是私心而非純乎天理之公者矣焉得便信  
其爲仁矣乎故不敢以輕許之也



崔子試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是崔杼陳文子是陳須無都是齊國的，大夫馬四匹為一乘十乘是四十匹違是去猶是相似于張又問說當初齊大夫崔子弑了齊君那時也有同惡相濟的也有隱忍不丟的獨有陳文子者惡其為逆不肯與之同列雖以大夫之官有馬十乘之富飄然棄而去之略無貪戀顧惜之意及到他國見其臣皆不忠便說道這就與吾國大夫崔子一般不可與之共事遂違而去之又到他國見其臣亦不忠又說道這也與吾國大夫崔子一般亦不可與之共事又違而去之其審于去就如此夫子以為何如孔子答說凡人與惡人居便要汙壞了自己的名節清者不為

也今陳文子不戀十乘之富不居危亂之邦是箇潔白不汙的人可以為清矣子張又問說制行如此人所難能亦可謂之仁人矣乎孔子答說仁在于心不在事文子之行雖清未知他心裏如何若有一毫憤俗自高之意而後來不免於怨悔這也是私心而非純乎天理之公者矣焉得遽信其為仁矣乎故亦不敢輕許之也大抵人之行事易見而心術難知其念慮之純與不純存主之實與不實有非他人所能盡察者故雖以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而未子猶未肯以仁許之觀此則仁之所以為仁其義可知而人之有志於仁者當知所務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是魯大夫名行父謚為文子三思是思了又思展轉無已的意思再是兩次思豈昔魯大夫季文子者是箇



用心周密的人每事必反覆計慮思了又思展轉數次然後施行孔子聞之說道人之處事固不可以不思而亦不可以過思故凡事到面前造次未可輕動從而仔細思量一番及思之已得猶恐見不的確又平心易氣再加斟酌一番如此則事理之可否從違裁度已審行出來自然停當斯亦可矣何必三思爲哉蓋天下之事雖萬變不齊而其當然之理則一定不易惟在義理上體察則再思而已精若用私意去揣摩則多思而反惑中庸教人以慎思者意正如此善應天下之事者惟當以窮理爲主而濟之以果斷焉則無所處而不當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是衛大夫甯俞謚武子知是明知愚是昏愚蓋世

有明知之人有昏愚之人又有一等明知之深韜光用晦權以濟變反似昏愚的則所謂大智若愚者也甯武子能然故孔子稱之說甯武子之爲衛大夫也當國家有道治平無事之時則明目張膽知無不爲直道而行無少委曲他的才能智識都昭然可見真是箇明智的人及至國家無道危急存亡之日則韜晦隱默不露形迹而卒以濟艱難之業成國家之事他的才能智識都闇然內用却似箇昏愚的人夫觀人者但據其迹而未窺其深則必以愚不知智矣自我而言治平之世公道昭明君子可以行其志但有才能的都會幹濟有見識的都會主張武子之智猶或可得而及也至於昏亂之朝則國勢傾危人心疑忌忠君爲國之深意既難以自明扶危定亂之微權又難於先洩最人之所難處者武子之愚乃能上濟其君下保其身



正是他善藏其用的妙處非天性忠義而才足以運之者不能如此人豈可得而及哉蓋處常易處變難用其力以立功者易藏其智而成功者難所以說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夫自入之分量而言知固不如愚然時乎無道乃使君子不敢用智而用愚則豈國家之幸哉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在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陳是陳國黨是鄉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說狂簡是志大而略于事的意思斐是有文采裁是裁正昔孔子周流四方至于陳國淹留既久知道之終不能行乃發嘆說道吾之初心本欲行其道於天下今周流至此而竟不一遇是世終無用我者矣我其歸于魯國與我其歸于魯國歟然我之道雖不行於當時猶當傳於後世今吾鄉黨後生

中儘有識見高明志趣遠大不拘拘於小節的人看他規模體段已是斐然有文理之可觀但其志願太高學力未至不知以中正之道自裁而時出於規矩之外耳若就其才性之所近者因而抑其過矯其偏以歸于中則皆可以任斯道之重而寄吾欲行之心又何必栖栖遑遑以求用於世哉此吾之所以欲歸也是可見聖人爲當時計固欲其道之行爲後世計又欲其道之傳其心真有視天下爲一家通古今爲一息者此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教萬世無窮也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是孤竹君之二子長曰伯夷幼曰叔齊念見進念怨是恨希字解做少字孔子說伯夷叔齊古之至清介者也大凡清介的人疾惡太甚其中多褊狹而不能容物



故人也多有怨之者惟伯夷叔齊特身雖介處心甚平人  
有不善故嘗惡而絕之矣然只是惡其為惡而非有心以  
絕其人也若其人能改而從善則止見其善而不復追念  
其舊日之惡其好惡之公度量之廣如此所以人皆尊敬  
而悅服之就是見惡的人亦樂其後來之能恕而諒其前  
日之無他怨恨之心自然少矣此可見疾惡固不可以不  
嚴而取善尤不可以不恕古聖賢處已待人之道莫善於  
此若人君以此待下尤為盛德蓋凡中材之人孰能無過  
惟事出故為怙終不悛者雖擯斥之亦不足惜然或一事  
偶失而大節無虧初時有過而終能遷改以至迹雖可議  
而情有可原皆當舍短取長優容愛惜則人人樂於效法  
而天下無棄才矣虞舜宥過無大成湯與人不求備皆此  
道也此可以為萬世人君之法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魯人有微生高者素以直見稱于時人但慕其名而不察  
其實故孔子舉一事以斷之說人皆以微生高為直如今  
看來誰說他是直人蓋所謂直者必誠心直道有便說有  
無便說無無一毫矯飾而後謂之直今微生高者人曾問  
他求醋其家本是没有却不肯直說乃轉問鄰家求來與  
他這是曲意徇物掠人之美以市己之恩矣即此一事推  
之則其心之私曲行之虛偽可知焉得謂之直乎夫微生  
高之直人皆信其行而孔子獨斷其非所謂眾好之必察  
焉者如此然當時似是而非虛名無實者不止一事利口  
之人亂信鄉愿之人亂德孔子皆深惡而痛絕之蓋欲人  
致謹于名實之辨也然則用人者豈可徒采虛名而不考  
其實行哉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巧言是言詞工巧令色是顏色和柔足恭是過於恭敬而不中禮者左丘明是當時賢人耻是羞愧丘是孔子的名匿是藏怨是恨孔子說人莫善於誠心直道莫不善於諂媚奸險蓋人之相接詞色體貌本自有箇正禮若乃巧好其言務以悅人之聽令善其色務以悅人之觀足過其恭務以悅人之意是諂媚之人也左丘明為人方正嘗耻之而不為我亦耻之而不為為人之相交恩怨親疎自有箇真心若心裏本是怨恨其人却深藏不露外面佯與交好是奸險之人也左丘明存心誠篤嘗耻之而不為我亦耻之而不為焉夫觀此二者為聖賢之所共耻學者可不省察乎此而立心以直哉然此等人不止可耻左有害於國

家蓋諂媚之人何諛逢迎非道取悅人情易為其所惑奸險之人內懷狡詐外示恭謹人情易為其所欺若不識而誤用之則其流禍有不可勝言者所以古之聖主遠佞防奸如畏鴆毒而避蛇虺蓋為此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是何不志是心之所向昔顏淵季路嘗侍于孔子之側孔子問他說道二子學于吾門都各有箇志向何不各言爾之志于我乎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是着衣裘是衣服敝是壞憾是恨子路因孔子問其志遂對說道人不可以自私且如乘的車馬着的輕裘雖是我之所有然天下之物當為天下用之不得專之以為己私也我若有此車馬輕裘則願與朋友共之雖至敝壞亦



無所恨焉蓋子路勇于為義識見高明不屑為鄙吝之事  
故其言如此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是矜誇善是有德施是張大的意思勞是有功顏淵因  
孔子問其志遂對說道人不可以自足且如人能修德雖  
有善可稱然亦不過復吾性分之所固有而已我若有善  
不欲矜誇于人而自以為善為人能立功雖有勞可錄然  
不過盡吾職分之所當為而已我若有勞不欲張大于人  
而自以為勞焉蓋顏子幾于無我氣象渾厚無一毫滿假  
之心故其言如此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安是安逸懷是撫恤的意思子路問于孔子說吾二人之  
志已各言于夫子矣但不知夫子之志何如願有聞焉孔

子答說吾之志無他只願天下之人各得其所而已蓋天  
下之人不同有老者焉有朋友焉有少者焉老者當安吾  
願養之以安而使之各享其逸朋友當信吾願與之以信  
而使之各全其交少者當懷吾願撫恤之以恩而使之各  
適其性隨其心之所欲得而與之以理之所本然此則吾  
之志也合而觀之子路公其物于人而有難于兼濟顏子  
忘其善于已而猶出于有心惟夫子之志兼利萬物而不  
知其功仁覆天下而不見其迹真與天地之量一般又豈  
二子之所能及哉使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則時雍風  
動之化當與堯舜比隆惜乎不得其位徒有志而未遂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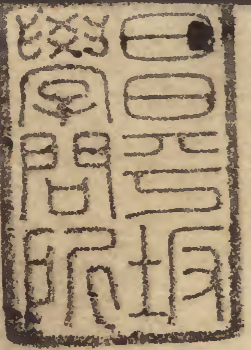
已矣乎是絕望之辭內自訟是心裏自家悔責孔子說人  
不能以無過而能改則可為君子然必自知其過而內自



訟責則即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可必矣我嘗以此望於天下之人自今看來凡人有過不是飾非以自文便是委靡以自安並未見有自家知所行的不是而內自悔責者也然則欲求其能改過豈可得乎肯之所望於人者今則已矣這是孔子欲人悔過遷善故為是絕望之辭以激勵天下人的意思大抵悔之一字乃為善之機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故終為有商之令主然能居敬窮理以預養此心則自然邪念不萌動無過舉聖人所以能立無過之地者其要在此若待其有過而後悔之亦晚乎孔子之言蓋為中人以下者發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十室之邑是十家的小邑忠信是資質純實可進於道者丘是孔子的名孔子說人之造道固在於天資而尤須乎

學力我之得聞斯道非徒以資質之美而已實由好學以成之也若但以資質言之則豈必天下之廣就是那十家的小邑也必有純朴篤實可進于道如我者焉則天下之如我者可勝言乎但人皆恃其美質不如我之勤敏好學以擴充其資所以不能聞道而有成者鮮也夫人乃不咎其學之不至而徒諉于資之不美豈不過哉蓋美質易得至道難聞故君如堯舜必莘莘于精一聖如孔子猶汲汲於敏求況其他乎欲法堯舜孔子者當知所以自勉也



論語經筵直解卷之五終

直解五

論語二

二十四終







